



(外一题)

● 范 隆 师

她是一名京剧演员。

她已经四十几岁了，比不上剧团里二十多岁的挑梁的台柱子，扮相不如，声腔也是。往往给角儿们配戏配个丫头什么的，好像每一出戏里都有她的身影，不过，戏份不重。平时，不用她的时候，给角儿们上上妆，戴冠穿帔。

进团时也是二十多岁的年纪啊！在团里干了有二十年了，新来的角儿们都尊重她，叫她“李姐”，她总应承着，唯唯诺诺的，只要人叫自己，自己还有用，这是她的哲学，毕竟，还有不如自己的那些拉大幕，跑龙套的。

呵！只要人叫自己，自己还有用，这是她的哲学，哲学！

她知道，在团里，自己的角色是配角。

星期天，团里不上班，她回团里拿东西，后台静静的，没人。她看见戏衣、脂粉，心里莫名地激动，竟激动地冲上前抚摸。

有十几年没唱过角儿了吧！

她决定给自己扮上。

明天，团里排《贵妃醉酒》，由她给主角化妆。

“先练练手”，她自己宽慰。

大理文化

DALI CULTURE



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吊眉吊起了眼角的皱纹，两边的片子贴住了风华不再的两腮，粉白的油彩遮住了岁月的斑痕，依稀还是昔日的角儿。

“李姐，今儿这腮红重了些吧！”她自问。

却不管它，只在双手涂上油彩，只看着镜中的自己。

徐步登台。

凤冠娥眉，蛮腰细步。

“海岛冰轮初转腾，见玉兔，玉兔又早东升……”，聚首凝眸，浅唱低吟。

甜润的嗓音还在！甜润的嗓音还在！

“奴恰似，嫦娥离月宫，奴似嫦娥……”

水袖一挥，轻翻罗扇，千娇百媚。

泪，流下来了，不敢擦，也不能擦。

没有观众，没有灯光，更没有锣鼓弦子伴奏，但是，她唱得那么忘情。

一戏终了。

花已散尽，凤已还巢，酒已醒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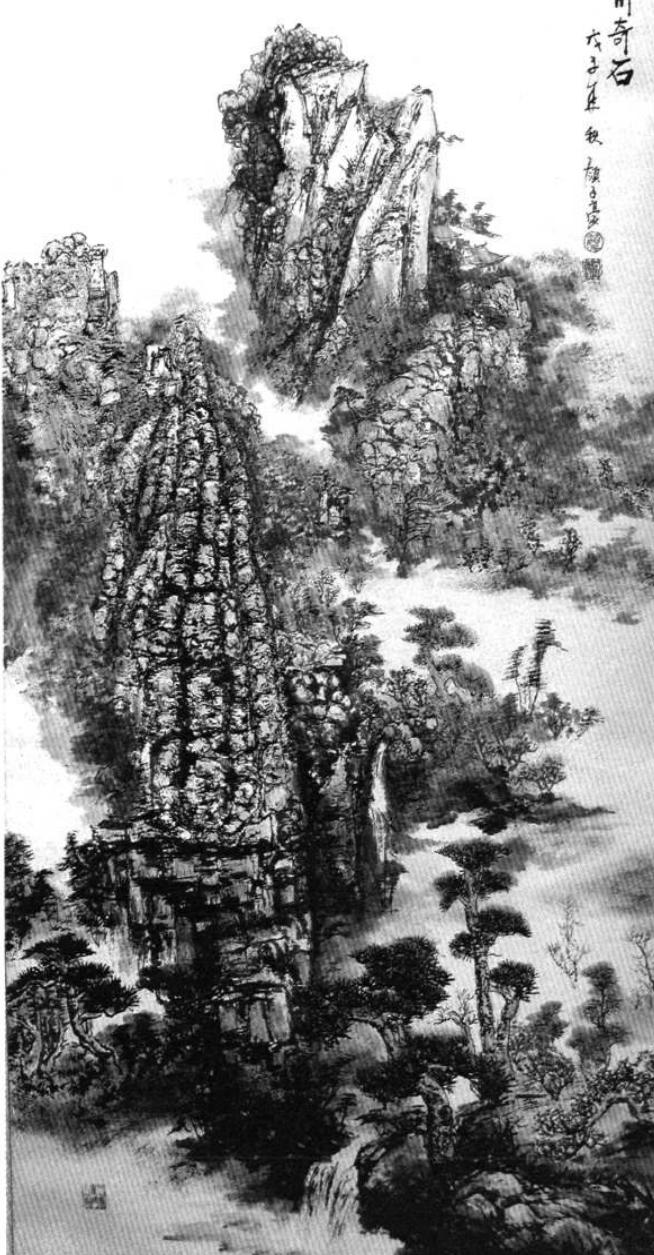
独坐台前，兀自卸妆。粉妆卸去，春梦回醒，竟放声大哭。

今日，她在台上的角色是主角……

云深茶舍

云深茶舍。

茶舍设在背街，人很少。早年间本是文玩古董的集散地，倒很



剑川奇石(国画) 颜子森

热闹。到如今却没落了。茶舍在此，倒不失为一个清静的所在。

茶舍风格很古，门上悬着“拂尘看净”的匾。格子门，黄花梨的圈椅，紫檀的桌，令我吃惊不小，在这小小的街上，竟有此茶舍，包罗了如此多的不菲古藏。

早些时候，便听得有人提起，不仅因为茶舍的内藏“乾坤”，更因为茶舍主人。

一迈门，只见一花甲老人，两鬓星星，着对襟大褂，双目微闭，二指轻点茶桌，开启绣口：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……”《空城计》，奚派老生。似这番，老人便端的是卧龙了。一段唱罢，缓睁双眼，端起桌上的紫砂壶，徐徐倒了茶来，品饮。这紫砂壶，色如乌金，光泽内敛，必是宝物。

“老张，老张。”

另一老人转身而来，二人年岁相差无多，一袭蓝裳，千层底剪子口的布鞋。

“老张，龙井便不要进了罢，没有虎跑泉的水，便糟蹋了。还有……”

老张这厢连连点头。

听这话，观此架势，老人便是这茶舍的主人了。

一番交待完毕，茶舍主人让老张休息，自己便到我身边坐下。

老张坐在门口，望着冷清的街，眼神迷离。

“先生，想是第一次来的吧，我这茶舍，冷清，多是熟人才来。”

“我是久闻贵茶舍大名，今日前来，果然不负盛名。”

“呵呵，先生过誉了。”

“主人茶舍中，诸多宝物，令人叹绝啊！”

“呵呵，先生过奖。近日新到蟹爪水仙，不妨小试。”

之后便是灌器，烹茶，一气呵成，流水行云。

如此一次，我便在闲暇时候常到这云深茶舍小坐。为我泡茶的，有时是茶舍主人，有时是老张。茶舍主人泡茶的时候，老张便坐在门口，望着

门前的街，唱着《杨家将》：“可怜我一家人无有下梢……”声音沙哑，听得人心酸。

如此，我不禁奇怪起来。悄悄问过茶舍主人，主人却不提，以茶事掩了，我便不便细问。

后来，还是和其他茶客闲谈中才知悉个中原由。老茶客道出其情：这云深茶舍本是老张家的，这黄花梨圈椅，紫檀方桌，还有茶舍主人手中的那把壶，是老张祖上传下的。而这茶舍主人，本是老张家的佣人。老张待他很好，他也精明，很讨得人喜欢。后来，闹‘破四旧’，也是时也命也，一天，他却领了一队红卫兵，冲到这云深茶舍，将所有文玩古董悉数砸烂。”

“那如今这些宝物……”

“这些啊，都是他精明，瞒了所有人悄悄藏了起来，这才留了下来。过了多年，才拿了出来，买了这云深茶舍，便成了茶舍主人。这老张，之后便没落了，茶舍主人留他在这做些端茶倒水的事儿，帮衬帮衬生意。”

此时，茶舍主人又坐在圈椅上，轻点方桌，口唱《空城》，手边，放的是那把紫砂壶。

责任编辑 杨义龙